感義錄 人

共三

倡善感義錄下

元戎拜皇詔

美人投匕首

廣南經略使趙公遂捷書到闕天子御文華殿翰林讀奏表文龍顏大悅顧徐閣老曰花孫天下奇才也朕不明陛者幾殺此人也徐閣老稽首曰臣詩罷輔相心知花孫之賢而不能一言於陛下臣實慚於夏春海俞聖禧也上笑曰孫之英風偉度一見謂汝陽

侯復生而縚興之獄終不免梃杵朕
之懲惡尤倍於卿矣因曰趙公遂為
國效勞斬賊十萬班功行賞不可少
後卿等其議焉徐閣老奏曰山海校
稽甚於張士誠雄據南陬徒衆曰繁
而輕洞巨艦出沒無常此社稷深憂
也一時摧敗不足以永殄後患今幺
遂等表中所請出於至計臣謂花珍
當拜上將俞聖禧為副將與公遂往
光等直搗瓊崖復立大功然後論其

爵士未為晚也兵部尚書夏春海奏曰閣
臣所奏誠是然今番大捷實近古所無當
先施重賞慰勸將士且花孫猶着白衣之
罪人不可自處上將俞聖禧曾無一資半
級何以號令三軍乎上曰兩卿言皆是也
花孫曾以翰林學士見為庶人矣還給職
牒擢拜武英殿學士征南兵馬大元帥假
節鉞俞聖禧力薦花孫夫進賢必受上賞
特拜領兵總管龍門大將軍以趙公遜為
南征副元帥咸陽光為前將軍使吏部郎

中孫植諭詔征南大元帥花孫賜尚方劒
一口千里大宛馬二匹黄金甲冑各一又
以白金五萬斤綃六十萬匹須賜征南將
士孫吏部御命到廣南府趙公遂出迎十
里外陪詔函到營中已設香案儀仗孫吏
部謂公遂曰花元帥當親受詔旨命聖禧
出迎花元帥花元帥以白衣入跪庭孫吏
部讀詔曰
皇帝詔廣南府白衣從事花孫慓彼南
方小醜敢肆堯戾侵擾我邊陲寇略我

黎庶糖山筏海鋒集韜張轄奔益肆乍
僵旋突飈冬嚴夏兵連禍結朕用是憂
丙桃靡安卿以忠將嘉裔名卿隨流飽
猶冠玉骨荏焉甲栝顧風雲運籌若神
援枹登陣作我士氣雷動飈駭星流電
擊殺首惡魂僵迯首領功績茂焉朕甚
嘉之茲乃還授卿翰林學士職牒前所
負罪累悉賜蕩滌嗚呼去賊如草拾根
不除後復滋蔓今宣誥我遐馳掎巢邊
究將以卿拜武英閣太學士征南兵馬

大元帥令趙公遂以下皆聽卿節度戎
政大少一以相委三方兵馬量宜調發
不須稟裁卿其懋哉嘉靖四十二年春
正月詔
元帥叩頭流涕告使曰自罪賊臣從劾一
時微勞何擬穰苴隆擇守有死而已不敢
奉詔孫吏部正色謂曰先生過矣皇上拔
先生於罪籍之中洗滌寃枉授以大元帥
印綬此正先生盡力仰報之秋也今先生
不念知遇之恩徒事過謙愚生竊謂之過

矣元帥起拜受命俞聖禧跪上大元帥印
信及冠服元帥退坐將抬受趙公遂等禮
聲威容甚嚴維俞將軍莫敢仰視王劉二
人歡極垂淚元帥傳令三右名淑州總兵
薛星文將步騎二萬鎮雄提督王淋將騎
兵一萬桂林總兵魏營將步兵一萬福建
總兵嚴鎮將步兵八千以五月五日會于
富州至期諸鎮兵馬皆會元帥乃以御賜
帛須賜將士以俞將軍咸繼先為左先鋒
龍門將軍俞聖禧為大先鋒王謙劉甫淑

爲左右校尉使副元帥趙公遜府本鎮兵
馬二萬居後隊諸陣大將各以其兵隨後
元帥以步兵八千中行西至安南境安南
國王陳興戎厭郊迎元帥乃下車執手曰
王沐皇朝厚恩何忍與淥賊潛和見其侵
凌上國而萬不勵守王頓首流涕曰荒外
小國安敢乃甫但以國弱兵殘不能支吾
惟與强賊修交隣之義而一念何敢忘天
朝乎元帥欺魁遜與王同入國城軍令嚴
肅鷄犬不驚明日元帥與王論平賊之策

王曰皇靈所及何憂小醜此山海挾奇技
妖術能使神兵是可患也元帥笑曰但願
王使王之信臣揔轡解兵者一人率三百
騎聽吾指揮而王且嚴兵守城賊至斷其
後王敬諾而出引其左衛特所馬鐵而謂
之曰汝至化州加此加以於是元帥揮軍
將進展殷真人小簇山川道里森羅眼前
元帥捨大路從捷徑踰華石嶺分付薛星
文等設伏於諸處元帥與成德光趙以遂
俞聖禧等列營于摩阿川此時九月上旬

西灝沅碭秋風肅殺朔藿引清霜角流泉
元帥以幍衣鶴氅衣步韈门悄然北臣溪
下沾襟俞府軍送以覔譬之是時郎馬鉄
至和附城見涂山海上安南國王手書曰
月日安南王陳興上萬化國涂王榻下
小國之所以輸誠大國盟為兄弟者誠
以大國威補足以庇覆我小國也往者
大國之征密州也小國以歲飢民病瘵
無一卒一騎混屬車之塵乾飛輓之役
者今明天子偃甲移乙謂小國隱蘆大

國侵軼邊境而繕供甲兵給餽糧草乃
以十萬大軍風馳電奔来薄城下小國
自知羸弱懸絶顛亡無日恇擾慌怯莫
省所措而猶能背負先王之社稷而嬰
城固守者實望大國之武有以垂德而
矜救之也且小國之危亡覆滅固不足
道而但恐下齋之甲必振於燕平攏之
師復梏於蜀也
山海覧畢大笑曰明人自送死乃今可雪
前冬之耻也謂馬鉄曰吾大發軍馬往馬

川大跽許之汝國不過費二十日汝王可能耐二十日否馬鉄大毅痛哭曰小國意外受兵已在朝夕今之救者誰必捧漏甕而沃焦釜猶恨其不能及也為若大王所教則當尋吾王於枯魚之肆也山海按劍起坐曰吾今將精兵八百直從武當嶺日馳百餘里十日當到汝國然則何如馬鉄百拜稱謝於是山海即起裝速點出軍馬以軍不即辦斬軍司馬五人令軍士每人持八升粮輕其輜重又使其大將右萬將

步騎十萬從義石嶺過遙峰山同會於安
南城下即日山海自化州雖裝馬鉄佯發
脅痛臥化州城中望屋使所將騎卒各持
硫磺碧硝之屬放火於宮府倉庫須臾火
光連天時城中丁壯皆從征獨有老弱婦
女号哭振沸馬鐵與騎卒馳突城中殺諸
王妃嬪及守宮將相以下數百人因盡括
西馳從山海軍遇之於武當嶺山海已為
薛星天伏兵所敗憤恚甚焉馬鉄佯哭曰
大王親總小國之難見此敗辱臣願為大

王一死之遂挺鎗上馬與三百騎直向星文星文望見馬鐵佯與交鋒戰未數合撥馬回走馬鐵佯若乘勝衝突大陣星文故為駭亂狀山海望之鼓躁而至星文欽軍入險山海欲搏擊之馬鐵曰今大賊在前大王奈何欲植銳於小賊乎山海曰賊在背而棄向前無乃危事矣馬鐵冷笑曰以臣怯懦猶覩敵若無大王以神武雄天下而怙彼為敵臣竊羞之且彼之來此不過欲絶大國之援兵也今既失守故大軍過

險波誠斷根绝葉耳復何能為也山海深
然其言乃進前數十里止營於山谷中馬
鉄謂山海曰小國渴望大王之来臣請先
往以告之山海許諾馬鉄馳去明日山海
蓐食將發忽然守宮都督薛永来次於山
海前被髮痛哭曰大王發行之明日夜三
更安南將邴馬鉄放火燒宮鈿殺王妃將
相殆無遺類山海搥胷大哭曰天殺予天
殺予陳與老賊與明將合謀誘我至此也
吾生呑此賊矣薛永哭曰馬鉄覩高氣揚

臣已知其有異心而大王惑信其言臣畏
誅不敢告也今大王果墮奸賊術中此行
必不利國中雖蕩殘猶有城池人民若重
建宮府輸入諸處倉穀則亦足以草草成
樣深溝高壘以待明軍彼勞我逸彼飢我
飽懸軍深入形孤影絶欲戰不得欲退不
可其勢成擒耳山海大哭曰骨肉火盡我
生何為當誓死直前先執讐人磔為萬端
勿復多言遂上馬馳三晝夜抵華林谷谷
深林密軍吏告谷險隘夜不可行車山海

不聽入谷行十餘里夜已向深軍馬但見
火光而行忽然礔雷撼山天地撞磕無數
大石從山谷跳下此是王淋已將三千兵
御枚伏於山下深林使遊騎望山海兵度
其夜當過谷中令軍士運取大石列置于
上乘其半度一時推下山海軍首尾相搏
不能進退太半死傷山海仰天大笑曰天
之不助山鬼等殺我也王淋知山海憤極
必須死戰且已奉元帥密旨遂斂軍寂然
是夜山海與殘軍五萬出華林谷宿大凝

中又行四五日到摩阿川望見明軍陣北
原上軍容整暇樵採遍野山海合陣於川
東洛山下時馬鐵驟以己馬立於川上嗅
謂山海曰孫王良善遠涉險阻得無隨乎
山海急起燎急拍馬而出山海善鎗刀又
善射發各不中馬鐵驟衝而逃山海欲為
奮擊明軍薛永叩馬而諫曰我軍疲極不
可遽戰願大王忍急沐士若右萬軍到臨
背夾擊蔑不勝也山海叱之曰老言阻軍
守遂進薄明營元帥使戚繼光為先鋒進

俞聖禧夾擊到四五十合馬鐵飛馬橫抄山海之前曰奸賊欲保首領莫如早降山海張目大聲吐血如湧泉拖鎗而走諸光等欲奮刀追之元帥鳴金收軍聖禧入告元帥曰俄者幾捉奸賊而遽鳴金何也元帥笑曰吾望敵軍鼓聲不衰不可輕敵也山海還軍病不成事大將鄭臣等大憂惧秘之趙公遂等聞之告元帥曰徐賊病不出者三日今一擊可滅矣元帥曰不可南民反覆數反非大服其心不能絶後患也今

乘其病而擊滅則彼必曰病也非戰之罪吾退班師之後又有如山海者棲踵而起也乃使軍校謂鄭貽等曰聞汝王病困須善護之病瘳即相報也吾奉詔討之不忍乘人之危也鄭堅大疑守備益嚴過十餘日明軍終不出而山海病瘳鄭貽等私相歎曰使花元帥病吾王必不能生也是時石蔦過還峰崗魏巖將弓弩八千伏於洞中夾射數蔦人石蔦血戰入洞疾馳到安南城下守甚嚴肅而城下無一軍石蔦大

訴之獲安南遊騎始知明軍在摩阿川方
與山海對壘大驚直趨華在嶺又為巖鎮
所敗殺軍過半嶺斷而不得進安南王出
戰截其後魏營又以強弩從其後推擊之
石篤自殺其軍皆降於巖鎮山海左衛將
草林謂山海曰臣聞明元帥用兵如神不
可以智力也大王盡試神術為山海曰吾
未嘗一敗而當卅之戰風雨乍作旋止吾
至今陸之無乃變盡而術亦無靈耶草林
曰大王何為此不祥之言也臣請為大王

取明元帥之頭矣乃獻一計山海鼉頭大悅曰汝計甚妙而其人不可得也奈何林曰其人在咫尺臣當招來之即與數騎向寶雲山去是夜元帥與俞聖積散步營中仰觀天象謂聖積曰妖星犯太角在星仍忽不見今夜刺客入吾帳中而不敢害我也秀召試在吾傍觀其所為慎勿妄動也夜四更元帥以絳紗軽衫戴華陽巾中帳中隱幾讀華燭倚枕而睡聖積御甲按劍從左右忽有一道陰風颯然入帳有一介

美人身着襖褋褊裙頭上依斜月鬢須帖太
乙神符手執尺八匕首立視元帥元帥答
身徐問曰美人為人所送何不取吾頭去
美人很此一笑耀也為將進狀元帥延頭
受之美人辭此投匕欽衽拜跪曰元帥天
朝大人也徐王遊竄一方如魚在鼎中迷
不順歸欲售隱計妾雖欠香娘觸槐之節
詎效紅線偷盒之蹤耶雖此妾若不報歸
徐王必遣他人鐲鏤無眼安知後來者亦
如妾心乎願得元帥信物歸傳徐王使不

得復生此心也元帥乃作手書備陳禍福從其溥西早降書畢賜封押署其上付美人仍問美人姓名美人曰妾乃安南人李八兒也學劍於寶林山中昨日除王召妾而使之辭不得已强為此行耳元帥點頭八兒再拜而去是曉山海若詩八兒忽然裹光襲人八兒在前山海喜甚急問曰花孫安在八兒自袖中擲一封小紙山海暫着勃然大怒急擧大刀擬八兒八兒飄忽虛中不知去處

義士進好述
　　孝女副至願
明日花元帥分付咸徳光曰令在賊軍之
至公等如鷙鳥斂翅極數須耳之意于徳
光等領諾而退卧旗鼓散士卒四五為隊
凋如晨星或坐或立歡呼相搏又東藁為
數百人衣人衣置其中使驕士奔斫之若
禁亂状山海望之果笑曰明將驕而士卒
亂矣是夜使鄧既卓林等各將五千兵啣
枚襲明營鄧既等未至纔三十歩趙公遂

駙馬鉄率精騎左右傍出躍馬大呼賊軍大驚相殺崔光又令萬智沃營中一時齊發賊死者成丘鄭賢尋林亦皆中箭死賊卒數人逃報山海山海大懼落床以去令諠矣薛永復起以勝敗兵家之常大王何躁躁若是即令勁卒已盡所餘皆遁戎而石萬無消息莫如還守故國引波而西之山海然其言即撤營而走薛星文王淋已奉元帥令横斷山海之故路山海不得出元帥將大軍掩後而至賊將勢窮來降者

相續元帥使人呼賊軍曰棄兵赦賊軍皆
棄兵伏俞聖禧馳斬薛永於山海之前因
與山海交鋒山海慌忽仰天曰既種禍梯
起黑霧四張無數兵甲從空亂下元帥一
揮符篆天地廓明不見一物山海嘔血墜
馬聖禧斬之元帥進軍至懷崖百姓迎拜
流涕曰令日始脫虎口復入父母懷中矣
元帥乃以皇帝大赦懷崖鼓舞之聲踊曰
不絕元帥回軍到安南王設宴賀功於宮
中玉清殿時王女陽阿公主舜嬌姿容絕

世志氣俊爽心中竊慕天下英雄而願從之是日從簾隙窺見俞將軍瞿禧秀眉鳳眼身長八尺公主補艷再三王后尊氏微覗其意是夜從容語王明日王請元帥復宴於玉清殿酒酣王向元帥欲有所言而嘿嚅不敢發如是者三四元帥怪問曰王似有所懷而不言晚生於王雖受知日淺古人有言傾蓋如舊王何外孫太甚也王斂膝拱手曰僕非敢些胸中所懷殊涉慚惶亦恐僉位大人不賜矜允故躑躅耳些

夫人旣已垂問僕安敢隱匿乎僕有一女
陽阿姿性不甚庸陋僕私心愛重常願邂
逅當世之英雄俾奉巾櫛而頑小國賤陋
人物趑趄以是年二八未卜絲蘿僕素瞑
多病常恐飮恨入地一自逢秀吕將軍心
中踴躍歡喜不鼎自勝而延因盃酒從容
愛其風流談笑竊自慕仰輸竟馮䰟父母
私情可慙可笑雖趾談梅畫餠庸救飢渴
守元帥聞此言顧視秀吕聖禧瞠而不語
趙徃罍跪告曰秀吕早失怙恃未有室家

捿身幕府歷落無聊偶然連建戰功行後
拖印此固秀吕之風雲奇會也復娶藩臣
之重女凱歌還都則尤爲丈夫之勝事請
元帥許諾也元帥未及言聖禧離席長跪
曰人臣受命伐罪萬里仗戈天子旰食士
卒暴露何心獨安私娶外國之女乎元帥
動容欽服曰秀吕守禮執正良難強勸然
天之所賜棄之不祥秀吕且思之聖禧對
曰誠如盛教但未知君命私心猶有之不
敢也趙隆畧曰不然元帥在上老夫主婚

今日之責不在秀吕王復慨歎曰寡人
有女陳情見過於秀吕自顧慚愧誠欲無
言然元帥大人特垂矜察心中有所在不
敢不盡僕雖僻處荒隅見識鹵莾敢以冰
禮貽累於秀吕哉僕與秀吕同是陛下臣
子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臣子至願君父豈
有不從乎秀吕苟欲奉承元帥盛教則僕
當奉疏天庭瀝血陳懇將老臣白頭請當
秀吕之罪也元帥徐曰此則吾已有思量
秀吕勿復固執堅禧拜而受命王大悅親

自擇吉明日行禮于宮中芙蓉殿禮畢聖禧出外殿趙往署戚摠兵等賀語移ゝ聖禧感念父母無心盃酒引領西望杭袖拭淚元帥亦為之陂容有頃聖禧膝席告之曰聖禧猥蒙元帥大人之垂遇恩踰骨肉而趙大人援擢聖禧於泥塗之中備撥驅馳於行陣之間今日頂踵毛髮皆大人所賜也聖禧仰大人如仰父仰兄而今蒙大德得有沆瀣聖禧父母不存亦無叔侄終復春歸故國誰當禮視乎今兩大人若不

踈外聖禧則賴使新人敢謁焉趙經畧忻
然許諾元帥沈吟不答聖禧再三懇乞元
帥爲其非禮而勉强從之於是聖禧揖引
兩公入芙蓉殿公主被桂衣振明戴九真
翠華之冠垂六出交玉之佩進禮於七寶
席上顏色爽朗若秋空霽月真秀呂之佳
匹也兩公復與聖禧出外殿元帥放舘所
笑謂聖禧曰給三日暇聖禧含笑拜領過
三日元帥謂王曰晚生等閱歲從征歸心
如水且王程有限不可遲留王饒置東床

新情未洽遽爾作別相應啣此王不敢請
留太息對曰僕卑賤當入朝皇京固知匪
久重奉聲咳但以聖息決留令人傷別又
執聖襟手曰寡人年柱私情結成大禮恓
擾秀吕之歸心殊可慚愧此寡人老矣王
后多病陽阿一生惟時即君頼秀吕終垂
大信翁頑小女也聖襟惟此對曰大王不
以卑鄙受以王女銘恩佩德無地當報女
子有家即當從夫而軍行未便有不能着
歸明年大王入朝時必與偕來毋孤懸望

也王許諾明日王偕方物貢獻親自監封
拜表謝罪又以黃金彩緞名馬寶珠贐元
帥元帥但受兩馬分與王劉而却其他物
元帥重賞邴馬鉄而令王起擢王即拜大
將王送餞元帥於郊外元帥深知王之忠
謹純宲不復以南方為憂也時天子日夜
望大軍捷書中朝屢歎兵部尚書夏春海
進曰臣等忝在樞密不能宣化柔遠使强
盜狂獗主憂至此臣等罪當萬死昔高宗
伐鬼方三年而始克大舜征有苗舞干羽

而後平令王師之出未周二期且十萬大
軍深入寇地進退緩急自然多費時日伏
愿陛下少寬聖念臣觀大元帥花孫英略
蓋世且其孝友仁慈宜享多福必能立德
建功增光社稷龍門將軍俞聖禧意氣雄
豪不讓古人威德並著老於戰陣熟語兵
事化州捷書不日將至矣後數日捷書來
至朝野歡忭百僚騰賀上親執夏尚書手
曰卿昔救花孫於死獄又言其必捷也今
果然知卿先鑒之明使花孫成功若皆服

之力也仍與羣臣議遣延侍於中路延慰
元帥矣忽出殿前校尉朴盖武趍入奏蜀
賊蔡伯貫等反書奏臣淮失色徐閣老奏
曰今蜀中將士南征未還伯貫等乘其空
虛敢生亂蜀四川州鎮必皆披靡賊勢鴟
張當發三秦兵馬登即討平也吏部尚書
郭朴奏曰賊徒據險構亂未易討平西川
大將只薛星文王琳而今皆南征欲遣他
將則惟釼南摠兵崔光延可而亦不可獨
任臣意以爲急召花孫歷路平蜀賊則賊

聞花孫之威赧必不戰而尾解矣上曰卿
言雖善花孫萬里征伐辛苦還軍而朝廷
未答其功重以兵事勞之朕心不安也除
閑老又奏曰人臣死生許國敢言勞逸乎
況花孫國之柱石聖上宜加護惜而伯顔
等不過草竊隆盜一二偏將足以莫平臣
謂千斤之刀不足加於狐鼠之頭時廷議
不一多同朴議者上卒從朴議令翰林草
詔威寧元帥之大功仍命回軍三川以討
伯顔等是日朴蓋武奉聖旨乘驛疾馳遇

元帥於武剛州元帥四拜受詔即令趙公
遂嚴鎮魏瑩等各歸本鎮獨與薛星文王
淋遥精兵二萬直向三川盖武辭於元帥
元帥上表謝恩又以手書上沈氏焉先是
南御史別翰林以尺童匹驢訪女兒之消
息周流蜀中而終無形影惆悵而歸謂夫
人曰女兒蹤跡如大海浮萍此生此去無
復可望野花君丁寧言女兒之不死吾惟
非天入地必訪見乃已夫人哀痛移時乃
謂御史曰父子之情雖一日難堪而吾夫

婦自失此兒猶能耐過九年矣今涼氣正緊朔風漸猛相以跋履霜雪慮有虧傷瑩暫停行李忍待開春焉郭仙以亦捉止之御史雖趾瘦行蹐淚晞歔度日如年明年二月復自東川以西幽庵深刹窮極披訪至三月初旬抵花蕚山資賢庵有尼姑嚴人迎入進茶御史住節徘徊無心眺覽忽有丹尾靈鵲飛自巖庭叢竹間來坐袖上御頭唆咬如有所訴御史驚心異之顧視尼姑其中一尼姑年過五十餘秀眉明眼

道氣氤氳其尼姑仰見御史之容色悽惶
進前曰相公緣何到此而有甚悲懷神色
不怡也御史愀然無答長吁嗟歎良久曰
老夫命薄嘗失嬌兒謂之已死者十年矣
前秋忽遇女婿花孫婿聞女兒在世而循
往危厄變形入蜀山中張止於僧尼清遠
云矣老夫自聞此言周訪一蜀仰祝天神
俯叩地祇閱月往歲殫力盡矣今到此庵
忽然心動不知師姑或知恩菩薩清遠否
尼姑聽畢微微帯笑合掌對曰元来相公

有此懷抱也雖然天道深遠會合有時且
少賁懷暫入禪臺精念一意神明自感御
史聞此言心符轉而益悲涕滿腮而橫流
時南夫人在庵北小臺而季鸎適過囪下
聞御史與清遠相語側聽之之始知故主
南御史生存來此悲喜踊躍入告於夫人
夫人驚甚喜極毅淚偕發急令季鸎出請
清遠〻〻含笑而入謂夫人曰十年困厄
忽如春夢死又生女此逢斯世從今以往
福祿無量但恨未滿且須消盡今夜然

後父女相見焉夫人以滿眼淚起向清遠無數辭謝而已明晨清遠引夫人而至禪堂笑告於御史曰相公欲見所失嬌兒乎御史舉目大驚急持夫人相與放聲痛矣季鸞哭扶夫人哀動一堂諸尼姑無不揮淚御史撫夫人之背而笑且謂曰老父悉積罪盈惡憤神怒使汝至此也夫人撫御史衣而哀告曰小女賦命甚險失散爺孃流離困厄至於此境固知一死勝於百生而湘君明教觀音慈善不啻丁寧故或冀

斯世復見爺孃偷活至今耳因告金沙册
仙娥之言明珠庵觀音夢及清遠師姑慈
悲救護甦生之恩御史大驚顧謝清遠曰
吾家恩菩薩清遠師姑果非別人而乃師
姑也山恩海德世世生生何以盡報清遠
謝曰山人本以慈悲為本且非異事維非
清遠天下豈無救、南夫人者乎御史謂夫
人曰汝之母親望汝吾當先歸言之即以
驢子迎汝還矣清遠進曰夫人厄盡不可
一日復留山门此去雲水洞百餘里請夫

人改著男服隨相公驢後貪道當與季鸎
從之夫人大悅即入換衣服從御史而歸
是時韓夫人吾望女泥消息一日御史與
絕美少年怩步而入韓夫人悅聰難狀南
夫人上堂扶母親而哀號韓夫人執手痛
哭曰汝吾彩鳳耶南夫人笑而言曰小女
目見爺孃投身大江獨竊性命忍至今日
上負蒼穹下愧黃壤因覓慼之曰兩堂無
恙小女生存從此既說新樂無窮何用復
白過喊斷無餘勝乎韓夫人嗚咽曰得汝

而死吾何恨也仍向清遠千萬謝德清遠辭謝曰両位夫人積功佛家得有今日實道不過奉行大師之慈旨而已顧有何德武韓夫人復與夫人叙别来滄桑夫人強揮悲色而韓夫人復與之浪喜不絶韓夫人問花府事夫人歎息良久曰小姐早離膝下未蒙訓誨更世過加恩愛隨事承意以是嬌逸自恣婦德子行一無所修前後危辱因兆自取屏跡空山萬事皆悔靜言思惟尚寐無訛韓夫人嘉其言歎曰向者

花君之引罪自責亦如是聖人云德不孤
必有鄰詎不信哉是夜韓夫人招手鸎細
問夫人之前後禍厄手鸎自洞庭湖事歷
歷備陳而盛稱尹府之厚德感淚縱橫至
花府事凝視夫人不敢直告草草說去至
明珠庵投簪事嗚咽不能言明日清遠告
歸御史夫婦送于中堂問以後期清遠對
曰貧道之師兄二人在天竺國貽書相邀
者已三年而但以夫人之故不得往矣從
此當歸西天永與中土訣也仍向南夫人

而歎曰今別夫人之玉容此心戀戀自笑情癡未磨耳惟望別後益懋盛德自求多福夫人送之中門玉淚汍瀾季鸎哭報逝衾清遠不忍捨去遲回久之此後夫人衽衣侍側歡笑度日而每憶尹侍郎夫婦及尹夫人傷懷無已一日思義桂亭詩流涕謂季鸎曰此神明告我而惜哉老不悟也

饗士錦官樓

策功文華殿

沈氏自悔過以來愛花夫人如萬金寶珠

坐卧相須頃刻難離又當假寐永歎悟懔
悽惋語及元帥淚輒交流及聞化州捷音
動色慶喜攢手祝天曰孫兒之回日猪兒
之生曰也及其聞班師入蜀茫然失心食
息俱廢忽然料簡武來傳元帥手書沈氏
顛倒拆封其書曰
罪子孫泣血頓首再拜上書于母夫人
閣下罪子賦性闒弱處心無良不念母
親鞠育之恩洛昧兄長友于之情悖義
戕德傷倫犯紀自願平生死有餘罪豈

啚蒼穹無聞鬼神無知子反脫累冤獨
罹禍天不可恃理不可信也罪子一聞
此報心骨震碎立欲刎頸自裁於象魏
之下以明冤式窮天之寃而顧以身係
軍籍不得自由懷抱長慟恨無羽翼而
已乃者慈德遼天先靈冥騭裸以不肖
遽有征鉞自量才淺立知僨事而乃敢
憤此領命死生赴難者乃一僥倖得遂
寸功則朝廷必赦罪孥放還故里伊時
相率百口擊鼓叫閽鳴此至寃是所願

也慈心所及果蒙天幸不至於遠乘辱
先此豈孱子之綿力薄才所能致乎誠
以慈福無量兄弌酷寃極痛感動神明
也班軍將還之際此心同極如懷湯握
火行到剛州又奉西討之命惕然傷齒
中腸崩斷皇旨嚴截不可以私辭也行
當速火了事疾驅東歸而第伏念慈望
日深兄厄日甚撫精酸神此懷何達臨
紙臆塞筆舌亦哽萬望慈體益加康寧
沈氏着畢逆淚嗚咽顧謂花夫人曰老母

不仁負此賢子咋指出血悔之何及荆王猶極言自巳之罪而稱吾之德其兒之處是荆王不知吾之改過而視之猶前日也使天有梯吾可躋於天上也使地有縫吾可竄於地下也吾豈可以此面目復對荆王乎花夫人對曰嚮年母親不察荆王之精誠者徒以讒佪之也非母親本情也詩云盜言孔甘亂用是惔自古讒口之禍類皆如此母親何獨怛怳於荆王乎沈氏曰汝之此言亦欲掩諱老母之惡而非真情

之言也老世若以平生作惡誘之於聽謊
而自以為派本心則是貌改而心不改也
花夫人淚泣曰母親引過太甚盛教及此
小女與荊玉豈能安心乎此時蔡伯暨等
已攻破大足銅梁等七城偽號大唐有衆
數萬人方欲臨成都而據之忽聞花元帥
至賊徒望風奔潰薛星文進斬伯暨蜀中
復安元帥入成都大饗將士於錦官樓西
川布政司以下蘭闆於轅門擁洪鍾擊鼉
鼓奏破陣之樂命龍門總兵等拔劍起舞

王劉兩校尉倚立於樓北欄頭手指萬歲橋西草屋數間而相語淚下曰此吾翰林老爺三年喫苦之處也元帥笑謂角淑曰汝往青城探問南御史消息而來角淑聽令而退忽見將台之前有乘朱輪張蓋而來者陣門虎士吶喊辟除之聲若疾雷急霆而帳前騎士飛鞚而出問其為人之姓名御者云青城山南御史老爺陞拜通政司參議方承召上京矣騎士還報元帥大喜使王謹出迎於陣門外元帥降樓而迎

之南公以簇冠玉笏紫袍而入曰老夫今日始知大元帥威儀也仍執元帥手從席而嗟曰賢婿之南征西討功名煥爀固知賢婿之分內事不足多賀而老夫以窮山枯朽之骨自分為蜀中羈旅之鬼幸蒙賢婿之恩復垂天風將得埋骨於先人丘壟之側此豈始望之所及哉元帥對曰小生驅馳戰陣不能詳聞朝廷之事然岳丈之今日此行豈非皇上之洪私何以云小生之恩也南公乃自囊中出一張細書授元

帥曰此尹仲晦之所報矣賢婿者此可以知老夫之言也元帥歷着其書首尾自南公竊誦後出私消息無不備載而特於花元帥夫婦之事尤詳悉焉其下復曰皇上自聞南道之言益疑嚴嵩者遇日裏御史林潤劾奏去舊臟惜不道之罪下獄論死而削嵩爵籍其家鄢懋卿亦皆庭黜上總覽權綱朝廷肅然一日上臨朝歎曰惜哉南某以慷慨孤忠力擊權奸不勝而死其令禮部贈爵致祭焉侍讀學士柳聖讓曰

南某花孫之妻父也臣自貴陽承召時逢抮於東蘭州抮云與南某相遇蜀山中其自言投死於洞庭之夜為蜀人所拯救同歸巖穴以保性命云上聞之大奇特命還給職牒擢拜通政司參議臺臣以上命不現據法爭論上曰爾等所執誠得治體然朕之此命非獨憐南某而已實為花卿之地也是以又詔封花卿之元妃尹氏為晋國夫人次妃南氏贈楚國夫人尹汝玉奏曰向者臣奏中以南氏為花璘妻趙世之

所殺而臣遠聞之南氏亦為蜀中女儒之
所救今在成都云上歎曰南某父女皆為
蜀人所救活誠異事也因命改封蜀國夫
人詔成都知府耿敞護送南夫人之行後
數十日下詔曰孝者百行之源武英殿太
學士征南大元帥花孫孝聞於天下朕甚
嘉之夫孝莫大於推恩其贈孫父兵部尚
書汝陽侯花郁為魏國公孫母鄭氏為魏
國夫人待孫凱還後遣禮官致祭於其廟
元帥見之起而北望四拜感淚如雨南公

又傳訪女之始末武谿武笑因曰仲晦以此專人相報於干戈之際耿知府又奉詔命具車馬威儀而來故睞曰與郭仙公相別率夫人及女兒而行聞賢壻方饗士於此老夫驅車先到耳元帥於是使校尉迎兩夫人彩轎歇于府西海棠樓是夕元帥與南以同坐海棠樓韓夫人見女壻之榮貴甚盛顧其女兒而喜不自勝元帥對南夫人而太息曰學士命薄罪重禍延夫人今日相逢無以為面也南夫人歛容對曰

妾不敏自速夭戾誰怨誰咎君子仗鉞臨
馳車涖無撓妾心慶幸耳元卿文與南以
從容言南公曰浮雲一捲大明自若賢婿
之幼學壯行正得其時也老夫以危死餘
喘世味索然今當一謝恩命而正耳若老
夫婦窮獨無歸幸依賢婿以畢餘生尹仲
晦之真銘骨難報也元卿歎息文曰岳丈
受恩於郭仙以若至厚其人物外高士也
岳丈將何以報之也南公曰吾與郭以臨
別謂曰先生春秋已高小生亦以朽落無

餘矣此生恐不能報德也仙公曰吾之塵
緣無幾後期難得而吾以孫兒托於花元
帥以之報我亦已厚矣吾驚問曰先生之
孫今在何處而何時托於花君耶仙公又
笑曰天機不可先泄而吾之一子諱在江
南之松江距今三年後當生貴子而初年
必有危厄非花元帥莫可救也吾聞之荒
唐而大抵此翁神奇無心此矣賢婿博通
古書世間亦有此虛靈之理乎元帥笑曰
自古方外之流往往有詭怪之談而聖人

不言神怪之意是也明日南公發行南夫人以朱冠翟禕金輪華轂設國夫人儀仗鸞旗拂天鳳旆彗雲彩女三百人濃粧麗服繡鞍寶馬前擁後衛翕赫照耀成都知府率軍馬三千披部護行元帥送之於乘仙橋先是成太守已入春坊學士成夫人還紹興痛哭於尚書祠堂仍處於翠霞臺府中婢僕出見慈母歡聲洋洋夫人作手書寄林小姐及花夫人尹夫人而不問沈氏之母子成學士亦屢過花府而不入見

沈氏沈氏益慚焉及三川捷書至成學士
與尹學士奉皇命迎元帥於中路々逢南
夫人行車見其威儀成學士顧尹學士而
歎曰兄之妹氏福祿如此雖百趙女安能
害之乎乃設帷次於路傍官亭之上兩學
士與南夫人相見夫人向尹學士喜極不
能言攬淚嗚咽尹學士失報揮泣成學士
與南公亦為之流淚尹學士亦為之歔欷
南公執尹學士手移時歎息相別而去兩
學士遇元帥於漣州傳皇旨諭元帥先問

沈氏安否放獄中消息君成學士而淚
湿紅成學士感歎曰愚兄入京數月往不
歷拜於沈叔母今見荊玉可知薄夫懷慙
也尹學士謂元帥曰雖者前聞柳子得之
言為雖見鄭尚書而後伯氏之獄矣因近
獄吏輩聞伯氏頗有怨悔之意窃為兄賀
之也元帥起拜曰長遠可謂樂天君子也
孫之立於天下者是長遠之賜也此日兩
學士與俞將軍始相面而握手歡喜如平
生至交豪傑之士慕義蓋如此也初范漢

之迸走也歷柢履級而謂之曰吾書生也
載兩美娥又多持金寶趨山鷲野恐不繇
盜賊之患子能為我左右從之則當予子
千金級笑曰千金々々亦能以一美娥見
今予漢桔亦蘭秀級大悅棄妻子即拂劍
以從之至河南府漢变姓名曰雷轂出金
買屋令兩妖女而荒淫自恣無賴輩夜出
椎剽隣里桔疑之過二年漢聞天下捕已
大懼級謂漢曰今隣里多疑睨者久坐之
鳥必帶箭莫如浮於四海漢曰善遂棄屋

夜逃周流於閩越之間歲餘至太原匿於
榆次縣未幾月忽然邑里震動云府尹將
出迎范元帥於境上漢鸞謂級曰李少褒
三失機會使此讐兒得志此子一號令於
天下則吾與子不可趙究而得逃也刺袁
葢於延陵郭门而人不知其刺者豈非以
守級樟頭曰范公天護也竹友壹餘情尚
存不可復為也漢贄之曰我若見提棱子
同死級垂頭默思曰吾與其殺不可殺而
戰而死曷若殺其可殺而成生乎即席拔

釼斬漢頭走告于府尹曰府有捕范漢之
令其人詭詐易失故直斬以献矣府尹大
驚又鞫其虛實縛屢級使官卒搜其家捕
趙女蘭秀馳往縫卅迎謁於元帥告其狀
縛驍屢級及兩女於元帥之前兩女御見
元帥俯請死罪咸尹兩學士柏擧稱状級
自言漢惡事使自家刺沈氏誤斃蘭香事
及竹友壹嗒啞事元帥塞耳不忍聞諸府
尹曰彼雖斬漢其惡甚於漢并兩女械上
京師焉府尹又告捕蘭秀時多得金銀雜

貨而其中有奇物問於趙女所供如此此如
此小宦驚駭敢告之成學士曰莫非青鈿
玉佩守府尹對曰是也成學士使劉校尉
發藏于元帥行箱馬到涿鹿驛翰林檢討
陳呂雲與太監奉御謳而至天子出迎於
玉河橋元帥以黃金甲胄跨千里大宛馬
高牙大纛金鈇玉鉞朱雀黃龍之幟招搖
向陳之旗拂雲蔽日於百里之間而王劉
兩校尉貝胄席帳皆騎龍驄夾衛元帥前
將軍戚先鋒分為二道清道擁列而星陣

天行金鼓之響覬歌之曲如山動海翻天
子望之於蘇幔黃蓋之下而喜動八彩令
御樂奏江漢之詩而迎之元帥下馬稽首
天子使近臣揖引元帥〻〻免冑叩頭請
代兄琇之罪天子即使中庭持節赦花琇
於刑部獄元帥降泣謝恩天子親執元帥
手恩幸無比曠絶今古羣臣無不動色而
夏而春喜氣尤洋溢是日沈氏聞元帥到
城外與花夫人不勝歡喜使婢僕等絡繹
傳諸忽吐韓曰大公子自獄中蒙赦至矣

沈氏足不及履顛倒出重门擣蓬髮鬼形累跣入來母子相持痛哭花夫人泣扶上瑩擣叩頭于花夫人前曰噫人窮返本此母子不困厄焉能如此哉元帥前驅至府门蒼頭入報侍婢曰元帥以白衣席藁待罪於门外矣沈氏大驚泣曰荆王不諒吾母子也吾當扶臆出腸以自明於荆王矣蒼頭以此言告於元帥々々即起而入沈氏急扶元帥哀哭曰老母無噐使孝子抱寃皇天震怒國罰疊至而渝命微息延保

飲啄莫非孝子之恩也元帥伏地雨淚曰小子無狀沈氏大笑曰荊玉是何言也謂天不清謂日月不明則猶或可也荊玉豈有一毫彷彿於無狀乎措辭元帥笑且請曰愚兄瞎愎得罪於賢弟若如山如海賢弟以鴻量大德諒不介意愚兄安敢以人類自處乎元帥見相顏換易愴然傷心失聲悲慟沈氏慰止曰措之負犯合被万戮而今曰天恩汝之德也元帥泣而謝曰子愛其母弟愛其兄天理之常也母親奈何

以恩德二字直下不安之教矜沈氏亦涖
曰汝以無罪輒称有罪吾心不安甚於
汝矣元帥自此不復引罪也元帥與花夫
人才接數語蒼頭告徐閣老夏尚書諸宰
相來元帥出迎之是日門巷喧咽車馬并
闐旗旄電翻戈戟霜飛蘇黔魚服之士成
隊趍蹌於兩階之間府中婢僕以患乱荒
殘之餘見繁華燁爀之光無不流涕曰今
日復見先老爺之盛時也南参議之到皇
城也與南夫人即入尹府尹侍郎跣足出

迎淚追言前曰子乎死者不可復作亦虛
言也南公拜謝其恩曰使死者復生而無
愧者仲海之謂也趙夫人尹夫人執南夫
人兩痛哭陳白兩夫人亦為之揮淚侍郎
見南夫人豐艷凝重藹成國夫人體亞桂
之欣愛太息曰人生世上悲喜相禽呼吸
之間一冷一暖理固然也流離辛苦萬死
一生豈有如吾兒者乎自古蛾眉招嫉矣
才不祥物忌太潔神厭太美斯干之詩曰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若賢

人之至言也今苑君遠遇聖明膺齊吉運
位登廊廟名振四海為其内助者舍此懿
德哲節遜納夙夜宣畏永保天命是老夫
之望也南夫人再拜祇受明日天子坐交
華殿召元帥及大臣諸宰相論功定封以
夏尚書為首功授輔忠輔國光祿大夫上
柱國兼吏部尚書文淵閣學士入内閣封
平原侯食祿三千石特賜進賢冠以元帥
授奮忠効武光祿大夫上柱國兵部尚書
兼華蓋殿太學士兼知政事太子少傅提

督山西廣東軍務事封晉國以食祿五千
石以俞聖禧授榮祿大夫右柱國武臣特
進殿前都指揮使蕭錦衣衛龍門將軍封
西平侯食祿二千石咸德光趙以逸薛星
文諸進爵有差除王謙劉甬淑殿前校尉
平原侯以下諸稽首謝恩上謂晉以四卿
世篤忠貞勛勞王室豈切偉烈元字太常
朕心嘉甬庸有極哉乃命宣醞於殿上、
親澤玉盃賜平原侯四昔韓信之將漸也
勝以枚之郭子儀將漸也李白枚之朕每

讀書至此恨漢唐之不以滕李為第一功

也羣臣諮補萬歲

孝婦返舊塋

恨女成好緣

是日吾公還府中以昆襄視於沈氏沈夫
人喜極出涕曰先公鄭夫人之至德不見
汝孝子今日之榮光而如秋之不仁無節
者獨享此福天理未可知也吾以感泣不
必畢丑耗吾公之手赤心至愛藹然春回
此後先第問寢視膳於正堂沈夫人輒先

撫晉以兩次及景王焉一日晉公偶得微
感呻吟度日沈夫人保護其側不捨須臾
景王自執藥鑪吹火髭鬚柳學士見之歎
曰景王之改過也尤善於荊王之至愛也
時太原罪人等至京師與張平將行刑於
都市沈夫人欲使之戮罪於趙女花夫人
諫曰誅之可矣戮之何益且惡人難與言
武惡者不遜也沈夫人曰吾終不可忍也
乃使人數曰汝有五大罪汝妖容淫粧往
來嶢姬下目挑心招陷吾子於非禮罪一

也徹傳正臺之命而嚴害淑女捲舊投江罪二也猜妬王母誣以咀呪罪三也陰結邑宰劫及正臺而構大禍於翰林罪四也畫策偷貨寶在與逃走罪五汝負此五大罪而欲速寸斬于趙世勳〻曰元帥老爺殺我則我當甘心沈夫人不可以責我也夫人之子知禮則吾雖淫挑彼豈踰墻于夫人之明不納讒則吾安能誣林氏于夫人苟知南夫人之爲淑女則何以自營囚於外廊也夫人之子取友端而嚴內外則吾

從誰得而奈予夫人憂翁林夫婦加親生而無間焉則吾誰有禍心何以乘隙予坐穴来風腐肉生虫夫人之家不亂而獨我之亂予一市人聚此皆笑沈夫人慚愧曰吾恨不從女兒之言也晉以從尹府侍郎携其手而尹夫人之寢房歡此笑曰君之夫婦年幾蹉跎兩向矣假令六年差遅今始相逢猶不可謂之晩矣向来悲歡付之前生可也晉公歎息對曰禮三十而娶君意非偶此而國朝之早婚成風使童騃無知

弘休乾坤奚安得不生乎侍郎笑曰為此
君言而必膠守古禮則君雖三十猶遠矣
世何豈有未娶之國必有同侍郎起出晋
公向夫人歎曰學生以薄祗蔭福荷天給
顧得復與夫人等相會夫臨危有懲遇禍
思禍乃事天之道也夫人無敢以崇貴自
居也夫人疎然對曰妾等安敢然也後數
日景玉邀兩夫人晋公曰林嫂未還尹南
何敢先歸乎景玉曰愚兄實斷於林氏亦
恐林氏之不肖也晋公曰自古淑女哲婦

遣妖妾之禍若此矣豈以林嫂之德望合懷於前事乎不是吾以告于沈夫人迎林小姐沈夫人送陽雲於林府而言曰善為說辭為陽雲至林府見林小姐備告夫人以子之曰遷善不已小姐歎曰叔叔太羅後一人也是曰小姐還花府沈夫人執手流涕曰吾之母子三年非一自君之出矣家內大亂萬非賢婦之至德感天吾母子安能有今日乎小姐離席俯伏曰向來吾家皆由小妾之不敏也厥罪當死而天地

樂育之恩并及於既枯之蓬已拔之葵小
妾實不知死所也於是景玉與小姐相見
拱手長歎曰學生戕倫滅義自取顛蹶
其泣矣何嗟及矣小姐見景玉辭令簡慤
儀度端肅非復前日之偏言橫韻也起敬
而對曰妾懦弱不能事君子〻〻之失德
妾之罪也因而罵曰社稷賊諸貴禮廉
吉國之福也豈特私門之慶也又與花夫
人名叙別來情懷涕淚消〻殆墜矣明日
沈夫人治送車仗迎尹南兩夫人〻〻承

命而至沈夫人涕泣謝曰詩曰有靦面目
視人罔極老母之謂也吾雖不殺南賢婦
南賢婦之禍由我之不明而至於嚴家之
辱老母寔欲刎肚以謝於尹賢婦也兩夫
人惶恐徊徨已罪沈夫人挽兩夫人曰甚
矣荊玉與君等之引過也老母益無置身
之所也雖賤聖人許人改過老母得賴君
等夫婦之餘德庶幾免罪於殘年而以從
於地下也因以吾亡之所謂青玉劍紅玉
佩分與兩夫人歎曰吾蘇之璧復歸吾藏矣

於是沈夫人呂晋公及兩夫人復置於前
感淚飮極至誠愛人老婢相顧出瀉口徃
鄭夫人復起何以加此一日兩夫人與花
夫人侍沈夫人前沈夫人謂諸夫人曰老
毋涔寂少飮君等相與嬉言以助一笑也
花夫人笑謂尹夫人曰君來此之日詩女
等傳夫人桃趙女之類而不能知夫人之
決無是也夫人言行恐未見孚於下流也
沈夫人笑曰下流何足道也君亦聞此而
不能覺其沵尹賢婦而乃學士也尹夫人

笑而對花夫人曰舍弟狂蕩作此禮外可
駭之舉揚〻來誇於妾曰吾迯蹤跡之敗
露未能快拳極擊也沈夫人絶倒花夫人
張〻笑曰斯已快矣何極之益快乎顧謂
雪姑曰汝姓嚴府乎雪姑笑而對曰小婢
老怯欲落後之際張耳逐之是所謂打欲
啼之兒也沈夫人又大笑晋以上疏請省
掃先塋迎歸家廟上手詔不允曰卿征戰
驅馳之餘不可復遠役矣卿之家庙使成
儁迎来爲於是成學士向紹興沈夫人待

罪於戚夫人景王欲往從晉公以其神形未離諫止之時景王深居內寢自處以廢人但與弟婦終夕忭愉於世夫人側雖賓客請見而輒以病謝一日西平侯尹學士至固請與相面景王猶不肯出沈夫人曰兩公汝之恩人也向非兩公之力汝得有人倫之至樂乎景王黽勉出外堂踧踖之容愧怍之色如不能自容西平侯告晉公曰不生昨拜於平原相公之日吾聞晉公之伯氏改過爲善云云吾欲薦於官以獎

其自新焉吾公未及言景玉曰僕自殖乎
性負秕甚重何敢忝列於平人而幸賴諸
君子至息盛恩而得至今曰有時回想茫
然如失何敢冒赴於搢紳之列乎尹學士
整襟而對曰景玉過也古語曰人孰無過
改之為貴於是平原侯奏達天子薦為評
事景玉即曰謝恩以病告免先是嚴嵩之
未敢也洪氏欲催婚於尹學士嵩曰不可
尹嫌難者也彼使者威權如雖時猶不可
貸也況君勢曰頹乎而見尹汝玉汝明慢

悌決非負義者且近来所謂名流者文章
攻我而獨尹汝玉無一言其意可知也夫
人且待之洪氏病死纔過數朔而月華與
家始逃禍於養橘院時白夫人仞娘錦仙
往来院中見月華之嫻妙可憐乎與故置
於家内白夫人聞其姿態之異常欲一見
其面屢懇錦仙々々笑曰其人難辨如曙
星而頰如桃花朱唇皓齒鬒髮鑑映如斯
而已夫人欲見其色舉鏡自照可也彼帷
房困而耗於人以庭子之身處焉豈可皆

出入於少年名士之家予夫人猶言是不
已錦仙歸而試言於月華曰隣家少姐欲
與君相識者而其小姐慈諒愛人君當與
我一往見之否月華曰誰家小姐也錦仙
曰其家寒族但稱爲伯氏子妹氏也月華
辭曰妾雖賤微奔走交人非女子之事也
不敢聞命錦仙佯怒而張之曰我已許彼
君若不往彼必責我我何能堪也月華変
色錦仙曰君聞此言疑我有他心乎苟有
此心直言於君何所不可而乃復黯黯相

欺孤負壽初年來之本意乎月華見其難
却出涕而許之猶其疑之㴱置小刀於懷
中錦仙遂以小轎擔月華見白夫人於尹
府夫人見之嗟異問曰君誰家女子緣何
事流離也月華對曰妾之姓名洪梅幼失
父母漂泊東西耳夫人聞其語音如鷩鳳
振簫出鳴可聽甚愛之謂曰人之五倫朋
友居一君等女子為其臭味可合不妨為
閨中之知己也君之所處有靜瀟爽塏君
幸留數日使君得襲芳香在月華雖困錦

仙娥之匹不得已来見夫人而其容色服
飾居處之華麗決非寒士家小姐也心中
大疑錦仙之紿已而又聞其請留之言益
懷不安對曰妾以窮陋之蹤得侍左右一
奉巾櫛豈非至願乎然妾夙嬰奇疾在輒
作苦不可往宿於門下也言未罷尹夫人
適至月華仰見夫人低頭錯愕潸然淚下
尹夫人異之問彼女子何人也白夫人以
其言告之尹夫人熟視月華乃目白夫人
而出語曰此女一見我而顔色忽变其情

可怪昔曰長遠禍我入巖嵩之家矣頃於
君私室說巖家之事而與嵩小女有如此
如此可笑之事畢竟得脫廓曰君乃巖女
之切云而長遠悄然自歎曰巖家窮虎亦
送為高品閨秀而其意氣矣邁紅粉中所
罕聞者也以其容儀才慧一為君之所污
而將守紅枯落於青閨之中也君以婦氏
之故虛然積歷於人矣君聞之嗟傷一欲
是陳於夫人之前使長遠有可以少解巖
女之寃而嵩之讒若曰蓋猥籍故未及聞

口矣自嵩籟出之後観長遠之意遮、忽
忽此非蕩子憐色激流嫚〻之情也慶德
樂仁者亦不得不如此也君之所嗟不獨
在於巖也而實恐長遠之為負義人也令
見此也之端雅恰似長遠之所傳者而其
憂容怨態令人悽切意者情塞跡危無所
托身而冒嶮来投於錦姿之家也伯夫人
頓悟悵然曰向日陳夫人謂妾曰君子之
来依背德於巖家者君等之羞也君等盡
為之施力乎妾於是始聞君子有此事也

妾言於家兄陳夫人亦言於陳翰林矣家兄及陳翰林同蔽是善於尊舅之前尊舅絶痛嚴嵩峻辭不許反加嚴責君子妾等方切悚惶今夫人之言及此大貴此世之爲嚴女而尤悲其情事也然而尊舅之盛德至嚴妾等不可復容喙矣夫人異於妾等願垂德於嚴女也於是白夫人還入房中笑問於月華曰君無乃與尹夫人曾有面分耶俄者觀君之俯仰君心大許矣月華悲淚不敢言白夫人進執其手而歎曰

君若救夫子於危禍之地吾豈忘君之恩
守迎君安命處順以待天緣之自至也月
華垂淚起拜曰夫人賜妾心曲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夫人也妾雖家禍困極度名流
離然自是相門女兒一段善惡之心粗知
遠嫌而楚林之鳧不擇走所落罟之魚未
忘常穴遂以投鳥之情枉犯鷹雉之識妾
於此齊欲溘然無知也白夫人喟然哀之
殷勤加待乃以華服美膳送還錦仙之家
至是尹夫人言於君以〻〻繼見尹侍郎

曰夫君子惡人之惡不惡人之德巖嵩之
罪貫盈天地而其女之德稱長遠若不下
於晋文公之辰嬴也岳丈何忍使長遠負
恩於其女也侍郎曰近者白聖主陳子莛
亦以此言於老夫而老夫終不可以國賊
之女為子婦也且朝廷知之當以為何如
人也晋公曰小婿亦被以岳丈之教為過
也然長遠立名當世前程萬里而遽使一
介女子含冤於死則豈不為長遠之白玉
玷乎小婿已以此事反覆思量亦有可以

善處之道矣幸岳丈許爲侍郎笑曰夫以
賢婿之峻正守禮其言如此可知老夫之
不通矣茲事惟甚難使者安得不聽賢婿
之言乎於是吾以見貞閑老而議之貞以
慨然嗟歎從容達奏乎天子曰王設不可
以一物不得其所而今在春坊太學士尹
汝玉嘗與嚴嵩之女有結盟矣其父嫌嫉
其爲國賊之女而不與之結親嚴女誓死
守節其情可矜云上驚曰以尹汝玉之清
槩奈何與嚴女有情盟乎貞以乃奏其顛

宋工笑曰世藩事〻無狀其誅也宜矣然
弱妹無罪特令汝玉娶之為小室也於是
尹學士大喜卜日迎嚴氏時白中丞盛備
儀物陳白兩夫人親治吉服行禮於白府
噫昭天之悳迎之以祥陳白有之矣

工壽沈夫人

兼德貞閣老

成學士到紹興成夫人見沈夫人之書喜
而謂其子曰斯人也有斯人性之本善乃
如是夫遂登途至京師晉幽兄弟出迎家

廟晉以心事不言可知而評事旣冠稽顙
涕若河決成夫人執手嘉歎曰老身死見
亡婿亦可以有辭也因與沈夫人歡笑相
語沈夫人謝曰夫人不念舊惡赦妾母子
妾雖萬死無復遺恨也成夫人笑曰君之
母子舍過從善人理大明皇天祖宗亦已
赦矣君縱勿欲赦其可得乎謝林小姐曰
從妾抱恨班氏受誣雖緣兩君之不明亦
自己之不幸也夫一覆之水終不滿盃而
今聞景玉之敬重於君者甚於前日皇

天偏厚於君而使莊姜班妃益慙於泉台之下矣又謂尹南兩夫人及晉公曰夫玉不琢則不成器君等安知今日之顯榮不自厄困中出耶諸人皆拜手稽謝而沈夫人尤爲大悅焉於是天子遣禮官致祭於魏國公仍推恩於沈夫人封晉國夫人諸臣又奏林氏之孝義特命旌閭授縣夫人職勝花府之恩榮聳動一世晉國以新第已成天子賜宴壽沈夫人於晉以之第於是三晉方物蜀國金羅十三省州縣禮幣

鮮集雲委而柳學士新陞南京都御史進
上南京妓女八百人晉府妓女亦五百人
沈夫人盛服坐正堂慶恩樓內外姻親及
公卿夫人一齊來會時安南王與河陽公
主到京師以主席於內宴王席於外宴翠
幕雲浮畫屏山開文茵繡席星羅碁布尹
南兩夫人具國夫人章服姚夫人花夫人
諸以七寶擬極護衛沈夫人成夫人而坐
今東西為客位東邊徐相國夫人為首而
鄭尚書夫人以下諸夫人坐之西邊夏相

公夫人爲首而尹侍郎夫人以下諸夫人
哇之花容月態兩々相照金翠之色珠繡
之光炫動一樓而少年夫人中資品清耀
倚仰如神蜀國夫人爲第一而其次柳御
史夫人蛾眉連漣淳洵滂浩其次尹學士
夫人嫺都瑳笑昭顏流光其次晉國夫人
濃粧莊靜高妙秀明其次河陽公主清棄
發朗光儀淑穆其次向夫人陳翰林夫人
殷氏其餘夫人亦多秀色美彩妓等名執
風物挺加鍾鼓常撫琴瑟舞袖蹈節如鸞

鴻翩、歌舞遶樑如雌鳳翔、彤盤玉盞
紛繽絡繹豐孫上果芳華百味蕩翁蒸縺
芬馨醋烈而晋公以端冕九旒黼衣黼裳
顏如瑀玉氣如和風與兩國夫人酌延壽
之酒琥珀之樽雙擎跪壽恣、搶、沈夫
人手撫晋公之背劬勞解頤歡極流歎纍
内諸夫人無不嘖、歎賞沈氏之晚福也
許事夫婦及花夫人柳學士成學士以下
諸親獻壽畢夏閣老西平侯尹學士等亦
并陞獻壽天子又遣八孫御醞使禮部侍

郎林潤奉命壽沈夫人是日榮光曠古所
無也自此沈夫人自處晉府與晉以兄弟
三婦一女繁華之樂富貴之養使天下為
人子者勃然興起而思孝為晉公立朝數
年天眷日隆輿望日重而夙夜憂惧謙恭
下士兩夫人德洽潤盡上下雍肅連生子
女而介〻如明珠尹夫人子天麟生三歲
沈夫人絶愛之林氏養而為子評事大悦
其後林夫人生二子而絡以天麟為長子
為一日南夫人尉晉以歎曰夫富貴而忘

人功不祥也妾之流楚入蜀也相與為令
若稱季鸎一人也令妾位極閨閫而鸎獨
不免又鬟之列夫金谿瀟帝非所以報恩
也吾以大怙遂放籍季鸎為王謙之妻謙
慼慕其忠貞甚相敬重時吾已與徐夏兩
閣老協心輔國尹柳兩學士文章才德炳
耀一世諮擢正卿成學士亦陞吏部侍郎
陳呂雲白瓊等聯翩名達賢明君德世稱
嘉靖末年治化彬蔚為先是天子以嚴嵩
之第特賜西平侯皇城第一大宅也高堂

邃閣層抬疊桷金壁之錯綺疏之態高以雲氣畫以仙靈彷彿於帝王之居而苑囿之世橫亘於二十餘里嘉卉灌木蔚若鄧林藻蘭花渚禽鳥之散相上下西平侯嘗邀吾以歌舞樂甚吾以進此歎曰嵩家奢侈如此安得不亡乎前車之轍後車之戒西平侯瞿然失色即日毀去亭閣之太奢者自是衣服車馬務從儉吾以之愛人以德皆此類也一日西平侯與吾以主玩南征時事歎曰吾以天人也刺客李八沈來不

捉已其嚴威若比干凝重如泰山吾平生自恃雄豪始覺天下有真雄豪也公主聞之愀然含淚西平侯驚曰夫人聽此言忽有悲色何也公主對曰所謂李八兒者妾之在藩宮時侍女也為人英慧慕義善通詩書妾愛之肝膽相照嘗與妾講詩江有汜章笑而謂妾曰王以不我與而使我有嘯歌字妾憐其言其後不幸為讒兇所竄屢逼而娶不免八兒逃之隱於鈕衛閒閭妾之姪將軍也以詩寄妾曰

聘問寒梅萼陽春空自知可憐牆外樹
還有未開枝
妾之来此時八児自山中送妾於盤江之
上又為詩曰
有鳥生南海乘風将化歸山頭落一羽
獨與孤雲飛
仍歌落花春一闋其音淒咽如玉簫中斷
令人不堪聞妾非無樛木之德將軍豈可
使一女失其所歸乎西平侯大悅遂迎八
児於安南為小室焉時南宗叔已致仕移

家沘謙於吾公之第與南夫人相依而有
時與尹侍郎陳尚書殷浪嘯傲於郭外之
山水吾以與尹尚書必聯策而從之一日
遊於玉泉山之西湖〻探十餘里荷蒲菱
芡與沙禽水鳥隱映雲霧中諸以相顧樂
之浮盃浪飲忽有破蔦帶蘿者髯髮滄浪
行步偃僂自山谷間而來侍郎坐而流涕
曰丞相傲甚矣諸以鷩謌問之侍郎曰此
巖嵩也命尚書邀之尚書揖引而至侍郎
賜坐太息曰君黃菊三十年亦知今日乎

嵩出涕謝平生之罪侍郎曰吾等已作世外之逸民矣不須言當時之恩怨且與子飲酒可乎使進酒壺肴榼於前嵩數盃而顧尚書流涕侍郎曰君之女賢淑吾已收為子婦也君勿憂焉嵩起拜涕下如雨侍郎歎曰此乃皇上之恩命吾何息哉因解衣與之送之是日晋公歸謝尹夫人而傳其言歎曰岳丈之心德如此長遠之子孫必昌大矣世宗皇帝賓天後晋公念平生之知遇痛龍馭之莫攀啜泣三年不近酒

因隆慶二年以吏部尚書入內閣典機務
秉德無私寅亮天地天子待以殊禮号稱
尚父六年穆宗又賓天吾公與貞閣老同
受顧命翼輔幼主於危疑之際正氣立朝
風釆燻然時群璫用事有太監馮保者陰
譎多智潛結宰相張居正欲孽去大臣自
作威福而皇太后深仗吾公天子師事之
保等不敢售讒計先以夏閣老講詠於兩
宮曰春海云嫠婦孤兒未堪多難莫必擇
長君而立之上與皇太后聞之大疑遂於

正朝會班師告制奪夏閑老官爵夏以冥
知其罪詩命錦衣獄時吾以適遷新陵亭
官在享所蓋保等恐吾以必爭故乘其出
外而作此變也羣臣急上諫疏而終不能
入吾以方歸道上聞變慨然歎曰吾受兩
朝隆恩敢不以一死字報之乎疾驅而入
直入朝堂奔吏部尚書尹汝王戶部尚書
成儁太學士柳聖讓刑部尚書孫植禮部
侍郎林潤西平侯俞臣禧左御史葛守禮
右都御史海瑞吏部侍郎石碩戶部侍郎

陳昌雲等請對上前保等大懼欲退而勿
白殿前王藻挾鈎屬翽曰吾以先帝之尚
父也以等安敢若是乎保等惶懼使黃門
郎急持西樞門西平侯頭目直入曰君武
夫也但聞樊將軍排闥耳於是吾以等誤
入馬上方在涵敬堂吾以至上前抗辭曰
天行皇帝棄天下也置陛下於前引執夏
春海及臣拜手曰朕永與卿等辭也國危
子弱所恃者惟卿等耳臣藻泣受命相顧
踧踖以為不隕首塗肝不可有辭於天下

也於是春海治內臣孫治外奉陛下而南
面肅宮府而將禮山陵殘亂覆土未乾春
海忽得罪殿庭蒼黃迸出簪紳錯愕婦孺
洛嗟竊伏聞諸臣言春海之罪不甚明白
太學士張居正與司禮太監馮保等猝相
善落陛落來而此禍作噫噫其可知也春
海也驕剛果積不平於閹豎輩而居正徼
作陰詐欲富貴無厭其乘隙偷機擅圖非
福如上官桀於霍光也弘恭石顯欲快意
於蕭望之也陛下即祚好惡未定而此輩

煽動內外天地將大亂矣陛下試觀周成王時遭流言者何人漢靈帝時竇武陳蕃死於誰手也禮云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也今春海冢宰也身佩安危死生帝國苟謂先帝不知人則已如其不然陛下所事惟朝夕哭泣而已今之議春海者曰春海有非心使春海果有非心臣與春海一心也陛下何不退臣而獨退春海也上聽未畢澳然流涕曰微先生言小子幾亡社稷矣於是互竄張居正於遠地杖斃馮

保等十三人於外詔赦夏閣老而復其官
天下聞而歎曰夏公之枝花公花公之枝
夏公可謂能知人能報德而治天下之至
公非一身之私恩也萬曆六年晋公與西
平侯討金山賊馬芳枝於江南獲其所謂
世子善慶者年十歲西平侯欲斬之晋公
見其有異色而心動急止之召其兒與語
自言郭瑋之子父母皆死於亂離兒與乳
母為賊所掠芳枝無子憐兒岐嶷養之為
己子云晋公覺郭仙公之言恍惚嗟異収

之以歸南亦議思郭仙公而流涕於愛此
子吾公累立大勳身爲將相以天下爲己
任若五十年而天子倚重百姓愛慕殊類
詭俗聞名羅拜論若謂郭汾陽之忠信韓
魏公之德量而進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
嗣臣諸葛武侯近之矣尹夫人子天麟天
寶天祥天壽南夫人子天雄天卿天老女
明嬌玉嬌七子次第登科而天麟天寶天
雄皆擢壯元天麟娶西平侯之女天寶年
十六以翰林學士尚桂陽公主爲駙馬都

尉才兼文武出將入相功名最盛封太原王是晉公之嗣子也夏閣老臨卒以幼子晟托於晉公及長以明嬌妻之晟早達事君盡節有乃父之風明嬌亦能肖南夫人天雄幼時徐閣老以孫女定婚徐公卒後徐小姐揀皇太子妃徐小姐矢死非命禍將難測桂陽公主救之終爲天雄妻南亦許以玉嬌妻郭善慶〻〻與天寶同破倭賊八萬於萊州封定遠侯柳尚書有四子成尚書亦有子女尹尚書入閣封濟南伯

有子十八人子登科皆為達官女三人許
事之子為其弟二婿西平侯子贈輔官至
大司馬尹閣老之弟三女即其妻也贈輔
之弟四人其二人李氏出也有義輔者勇
健善戰封甯侯諸有別傳劉爾溆王謙之
子亦多有顯者云沈夫人享晋公之福三
十年而從晋公之衰一如喪鄭夫人之時
成夫人亦壽老從晋公年八十告老與兩
夫人還紹興童顏未改風骨倫然望之若
神仙之狀噫忠孝性也死生禍福命也沭

吾所知也但當盡吾性而已矣范趙雖竭巧殫慝祗令人速富貴而自勤其命天亦意氣相感也夫黃鵠遺其音鶴鶉延頸杜若保其香蓮藿把颶是固物之理也況雲出而雲從之馬鳴而馬應之者乎雖然范氏之樹德不固則殆其未易振也

倡善感義錄終